

旧物志

爷爷的蒲扇

王琪



时序入夏,满城草木清和。街巷里草木香气弥漫开来,家门口绿植葱茏,整座小城都浸在团圆热闹的烟火气里。可越是这般温热安稳的时节,我心底的失落便越清晰。

趁着假期回老屋,轻轻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,庭院里的老槐树依旧枝繁叶茂,风掠过树梢的飒飒声,和我记忆中十几年前的夏夜,分毫不差。

窗台最显眼的位置,那把老蒲扇还静静摆在那儿,一尘不染。我伸手握住扇柄,掌心恰好嵌进那道深深的凹陷,那是爷爷几十年摩挲出的印记,是无数个夏夜不停摇晃,融进木头里的温度。指尖抚过微微起毛的扇沿,粗糙又温润,一瞬间,那些被晚风裹住的童年往事一齐翻涌上来。

这把蒲扇是早年村口老竹匠亲手劈篾编成的,取材于后山的老毛竹,经整夏烈日反复晾晒风干,泛着一层柔和的浅黄,篾纹细密紧密。在早年的乡下,没有空调,电风扇也是稀罕物件,只能靠着爷爷这一把蒲扇,度过一夏又一夏的燥热。

端午过后,暑气便一日盛过一日,白日骄阳炙烤大地,夜里依旧闷得透不过气,蚊虫绕着屋檐嗡嗡打转。每到暮色低垂,我总会搬一张矮木凳,挨在爷爷身边,坐在堂屋门口纳凉。他随手取下窗台的蒲扇,手腕轻轻一抖,竹篾相触,细碎的沙沙声缓缓散开。柔和清风徐徐拂来,带着竹子清淡的草木气息,吹散所有闷热与烦躁。

爷爷总是习惯性地把我大半凉风都偏向我。

他半边身子留在闷热的晚风里,粗布背心被汗水浸透,牢牢贴在背上,整夜如此,却从未说过半句辛苦。我总在温柔的蒲风里昏昏欲睡,歪头靠在他的膝头。他纵使手腕酸痛、臂膀发麻,摇扇的节奏始终稳当又轻柔,生怕力道重了,惊扰我的美梦。

若是雨后晚风转凉,爷爷便会轻轻停下扇子,将薄衫搭在我腹间,柔声叮嘱我护住肚脐。乡下老人的朴素疼爱,没有华丽的言辞,就藏在这一句细碎叮嘱、一个温柔动作里。

那时候我太小,只知肆意贪恋这份专属的清凉,理所当然享受着爷爷全部的偏爱。我从不曾,这小小的蒲扇,摇走的是酷暑,藏的是他细水长流、沉默厚重的半生疼爱。

后来我慢慢长大,去镇上住校,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。往后每一次放假,我远远望向老屋,总能看见爷爷坐在老槐树下的身影。他不爱看电视,也不爱热闹,大半的闲暇时光,就静静坐在树下,手里攥着这把蒲扇,慢悠悠摇着,驱赶蚊虫。目光却总是越过院坝,遥遥望向村口的土路,日复一日,等候我的身影。

只要看见我提着行李走来,他沉静的眉眼瞬间就亮了,摇扇的动作也变得轻快许多,连忙起身迎上来,第一时间把蒲扇塞到我手里,让我凉快凉快,散去一路奔波的燥热。

再往后,课业愈发繁重,我半月才能回一次家。每次收拾行李返校,爷爷总会趁我不注意,悄悄把蒲扇塞进我的书包侧边。他一遍遍絮叨,城里宿舍的风扇吹多了头疼,睡前自己扇几下蒲扇,睡得踏实安稳。

可年少的我,懵懂又好面子,总觉得这把老旧的蒲扇土气笨重,拿出来会被同学笑话。

于是每一次,我都趁着他转身的空隙,偷偷把扇子取出来放在窗台上。次数多了,他定然是看见了。可他从来没有责怪我半句,不抱怨、不唠叨,只是默默收好,擦拭干净,等我

下次归家,依旧早早摆在我伸手就能摸到的地方。

我一直记得那个夏日的午后,阳光柔和,槐影婆娑。我低头收拾返校的行李,无意间抬头,看见爷爷独自坐在树下,微微佝偻着脊背。他粗糙的指尖,一遍又一遍摩挲着扇柄的凹痕,起毛的扇沿,动作缓慢又珍重,阳光落在他花白的发丝上,整个人安静又落寞。

那一刻,酸涩猛地堵满胸口,喉咙发紧。我知道,他只是想把最好的温柔、最踏实的牵挂,都塞进我的行囊。可年少的腴腆和固执困住了我,我终究没能走上前,接过那把扇子,没能好好告诉他,其实我很喜欢,其实我懂他的心意。

这份浅淡的遗憾,我藏了很多年。年岁流转,爷爷渐渐老去,身体一日不如一日。有一年盛夏,我陪他进城看病。人声嘈杂、拥挤纷乱的医院大厅里,我一眼就认出了佝偻的他。草帽边缘晒得发白,露出几缕花白的头发,烈日晒红了他的脸颊,而他手里,依旧紧紧攥着那把从不离身的蒲扇。

岁月早已抽走了他往日的气力,曾经稳当轻快的摇扇动作,变得迟缓又费力。可当他看见我的那一刻,依旧下意识抬起枯瘦的胳膊,像护我长大那样,轻轻为我拂去热风。

我伸手握住他的手腕,掌心触到松弛干瘪的皮肤,再也没有从前坚实的触感。那一刻我骤然红了眼眶,原来那个为我摇了十几年晚风、为我遮挡风雨的爷爷,真的老了。后来爷爷卧病在床,身体虚弱无力,连抬手都成了奢望,再也摇不动这把陪伴他半生、温柔我整段年少时光的蒲扇。

四季更迭,又逢盛夏。老屋依旧安静,槐树依旧葱郁,蒲扇依旧完好,唯独那个摇扇的人,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我轻轻拿起蒲扇,缓缓摇动,熟悉的草木清风扑面而来,温柔的触感、习习凉风,和儿时记忆里的一模一样。我终于读懂了爷爷的温柔。他一辈子朴实寡言,不会说动听的话语,不懂如何表达牵挂。他所有的疼爱、所有的惦念、所有的温柔,全都藏在夜夜绵长的蒲风里,藏在默默地等候里,藏在一次次笨拙又真诚的付出里。

老屋寂静,挂钟滴答作响,风吹槐叶簌簌,像故人低低的絮语。

岁岁盛夏,年年凉风,人间烟火如常,只是我的爷爷,永远留在了旧时光里。

但我知道,他从未真正走远。

往后每一个盛夏,只要我摇动这把旧蒲扇,晚风再起,时光便会温柔折返。仿佛岁月如初,他依旧坐在槐树下的光影里,静静望着我归来的方向,轻声温和地说:“回来了?坐,陪我吹吹风……”

(作者单位:平庄煤业元宝山露天矿)



说文解字



【解字】
宅 (tuō): 甲骨文“宅”形不明。在古文字材料中,“宅”多用作“宅”“宅”等形声字的声符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宅,叶也。”在下辞中多用作祭名;也表示用牲之法,相当于后世典籍中的“瘞”(zhè)

云游漫记

雪域江南

要海军

素有“雪域江南”美誉的林芝,是藏在高原深处的一方秘境。皑皑雪山环伺,莽莽林海绵延,雪域高原的雄浑苍茫,与江南水乡的温婉灵秀在此相融共生,刚柔相济的景致,久久萦绕心头。趁暖风拂面、风物晴好,我跨越千里奔赴这场山水之约,沉浸式邂逅独属于高原的诗意与浪漫。

初入林芝,最先抚平心绪的便是此间夜雨。不同于江南烟雨缠绵悠长,漫染巷陌,林芝的雨格外清透安然,总在静夜悄然而至。淅淅沥沥的雨丝轻吻山林、润泽沃土,默默滋养着天地万物,待黎明破晓便悄然隐去,不留湿闷,只留满眸清润。清晨漫步山野,薄雾袅袅萦绕山谷,远山晕开深浅层叠的青黛,行云缠绕起伏的山峦,如轻纱曼舞,缥缈悠然。草木枝头凝满玲珑露珠,清风一过,露珠簌簌坠落,叮咚细碎。放眼望去,层山叠翠,水木清嘉,清溪穿林而过,一幅清雅灵动的高原水墨画卷徐徐铺展,江南独有的温婉气韵,在雪域大地缓缓绽放。

待到天光大亮,朝阳破云而出,晨光洒遍高原,天地褪去朦胧雾霭,满目皆是壮阔生机。澄澈明净的尼洋河九曲蜿蜒,碧水携着山风缓缓东流,滋养两岸草木生灵。久隐云雾之后,南迦巴

瓦峰终展真容,皑皑雪顶直刺云天,在暖阳下流光灼灼,巍峨圣洁,肃穆凛然。登高极目,雅鲁藏布大峡谷纵深千里,江河奔涌浩荡,涛声阵阵,尽抒高原磅礴气魄。群山之上,林木郁郁苍翠,漫覆山野;无垠草甸铺向远方,缤纷野花肆意绽放,烂漫生姿。牦牛闲步其间,悠然自得;羊群嬉戏草场,灵动娇憨。田间阡陌交错,金黄菜花、碧绿青稞随起伏,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一个人行在林芝,只观山水、不谈悲喜。苍穹净如蓝宝石,流云舒展悠然,温柔缱绻。沿途相逢淳朴的牧民,眉眼温善,待人热忱。空气中弥漫着酥油茶醇厚的香气,糌粑草木与泥土的清新,是雪域独有的人间烟火。山野间时而飘来牧民嘹亮的歌声,穿云掠空,悠远绵长。苍鹰振翅翱翔于天际,身姿遒劲;林间雀鸟啾啾婉转,清脆悦耳;江水拍击礁石,碎浪似银珠飞溅,莹莹生辉。一风一景、一音一色,皆温柔治愈,让人卸下满身疲惫,自在悠然。

从林芝去往拉萨的路途,亦是一路风光,移步皆画。曲折蜿蜒的盘山公路缠绕山间,窗外是一望无际的青草草场,辽阔悠远。古意悠然的藏式村寨沿路错落分布,白墙红瓦错落有致,经幡随风轻扬。村口时常能看见慈祥的老阿妈静坐门前,见人路过便挥手致意,眉眼和善。脸颊通红的藏族少女,眼眸清澈,笑容天真烂漫,纯粹得不染尘埃。世居于此的人们,沐山川灵气,怀赤诚善心,为这片雪域增添脉脉温情。

初见,别离。林芝,是一场梦,来过,便不曾离去。

(作者单位:铁路装备准格尔段)



一架青藤欢

杨建

周日清早,溪边散步,耳边忽地飘来几句清脆悦耳的童谣:南瓜藤,藤藤长,爬过篱笆爬过墙;叶子青,花儿黄,个个南瓜吊藤上……这首儿歌,让我想起乡下老家前的那一架南瓜来,此时,它也应叶子青花儿黄,藤子爬过墙了吧。回去,花叶旺,瓜藤长,寻觅夏味正当时。

这几年,终于有机会到乡下居住,过上与土地相连的生活。于是,栽种南瓜,便成为我的乡居日常。每年秋来瓜熟时,将几粒饱满的南瓜籽撒下去,待到来年开春,籽儿便破皮冒芽,长出了毛茸茸的苗儿,直至满架藤儿绿油油,开出了朵朵金灿灿喇叭状的花儿,它们张着大口,仿佛在朝我呼喊:可以回乡度夏啦!

住在城里,偶尔能在菜市场见到切得整整齐齐、封在保鲜膜里的南瓜藤,在农家菜园尝到一碗南瓜瓜羹,但都觉得少了些露水浸润的鲜灵。那些沾着露水的叶子,才是最清鲜嫩爽的。晨起,不用出院子,南瓜架还笼罩在薄雾之中,露水也还挂在叶片上,叶面布满细密绒毛,手轻轻一拨便沙沙作响。采几片

食光慢炖

嫩叶,掐几段嫩藤尖,清水浸泡冲洗,清炒便是一道时令小菜,清水慢煮即成一碗解暑清汤。我最偏爱淀粉勾芡,盛在青瓷碗里,羹汤微微晃动,清亮透明,绿得浓烈,仿佛将盛夏的绿意都裹了进去,吃起来口感爽滑,味道鲜美。南瓜叶子,随便怎么做,都带有一股独特的清香。

在晨光里采摘的南瓜花,才是最清甜的。一朵朵金黄色的花儿,点缀在翠绿的叶片间,惹得蜂蝶环绕流连。采一把放在竹篮里,恰似盛满一捧明媚春光,连那些在花苞里采蜜的蜜蜂都不肯离去。当金黄的花朵与雪白的面粉糅合到一起,掺上蛋清与葱花,下入油锅烙炸,便是绝佳小菜,外酥里嫩,花香混合着面香;将南瓜花去蕊后做成肉馅,包上薄面皮,咬开时肉汁四溢,花瓣的清香与肉馅的鲜美在口中交融;如果偏爱原味,直接清炒,那里面有一种晨露的清甜与盛夏的暖意。

带着泥土芬芳的南瓜藤,最鲜香最脆嫩。盛夏时节,瓜藤长势迅猛,见物便缠绕攀援。清晨的瓜藤,一掰就断,嫩得能掐出水。撕去筋皮,切段与蒜泥下锅,热油滋滋作响,满屋子都弥漫着田野的清香。送进嘴巴,脆生生的口感里,还能品咂出一丝丝藏着山野气息的凉意。

味觉的记忆,多半都烙有故乡的印记。在故乡泥土里生长,又经岁月发酵的东西,总有藏在心间的独特滋味。一架青藤,唤醒的,不仅仅是我舌尖深处的味道,还拉近我与故园的距离。因为,那匍匐蔓延的南瓜藤里,那纹路深深的南瓜叶上,那瓣瓣生香的南瓜花中,缠绕着我乡土的眷恋,深藏着我对母亲的绵长思念……

(作者单位:浙江公司)

国宝鉴赏

新石器时代玉铲



文物名称:新石器时代玉铲
文物年代:新石器时代
文物类型:玉器
收藏单位: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
文物数据:长11.6厘米,宽5.6厘米,厚0.4厘米

这件新石器时代的双穿玉铲整体呈长方形,墨玉质,薄片状,两侧基本呈直线,铲尾部缺一角,刃部稍有弧度,近肩部纵向有两个齐整的圆孔,通体素面磨光。

铲,最早是用薄石片做成,之后用比较容易加工的木头制作,在实际农业生产过程中,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玉铲既是农业生产工具,也是艺术品,是对原来实用器具的一种纪念,在农业祭祀时起着象征作用。古人自古珍玉,玉铲的出现为研究当时的政治文化、礼制习俗等提供了实物资料。

(据学习强国)

点滴节约 清凉一夏
节约用水 从我做起
神华能源报社 制作